

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
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杜藩又燬
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
真可酸鼻也

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
多皆它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
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
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紫頭標天上齊聲舉
撓却是內人爭意以六宮紅袖一時撓春鶯轉云興慶
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
僂僂軟舞春又有十釭樂部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
娘羯鼓邊宮人要姬歌情擊兒舞阿鵲湯雨霖鈴香囊
子等詩皆可補開元天遺事孩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
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
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
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
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闕鄉之寢階許外人
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
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爲盡
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有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父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
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
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爲孔門高弟也魯悼公
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

居宮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母乃使人疑夫不
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
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月
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
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瘠蓋先王
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
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
恙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感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

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萊翁。二請雖他句。讀之使人懷。
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九

楊彪陳群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
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
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
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群對曰臣
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
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任其朝
為公紳卒歆群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詞以
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

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淳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立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群者幾希矣

袁盎温嶠

趙談常言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關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昨日飲無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袁盎小人

袁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

豫查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通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鼠錯故因吳及事請誅之蓋蓋本安陵群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詳辨正三曰書楷法進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八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免而試文三篇謂

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古辨器

三代辨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

國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郛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
賄者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記甗王葵徐
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
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
於元英故鼎友乎磨室是已

玉藥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乃今瑒
花又名米囊黃魯直勿為山藝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
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
櫻弄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

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為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
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閭苑是不特土俗罕見
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
昭陽乞藥裁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
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兗公閔子至子夏
為侯群弟子為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為國公侯為郡
公伯為侯紹興二十五年 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
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

失於考據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
既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藉
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
來則已八字矣逐郡為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
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元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
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為帝泊
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
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
祭祀血食不為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滄
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此其
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蔣廟陳果
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為不忝矣宋公終以為不
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為惡詩故不為詩
人所稱說予家有疑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
數絕于此漢官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
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
臉下難勝淚挑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
無顏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

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
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
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
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
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
詩繆為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
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
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

丁夜則西沒矣安得曰且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
盡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
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當若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
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賞黃金以侈君賜為榮多
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
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
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昉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

死而方乞致仕者南度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
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
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鐘給賜既
已闕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
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侯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
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箠屬纊不復有請聞千
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存宦遠
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
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即因論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
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說者即以昔所在
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職私過惡於武有
累者輒官具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
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

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
語旣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公獨難之其
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官
觀使及提舉令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
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它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子嘗扣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効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苟左侍右之名遽入除目皆小吏不諳

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昔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丞子謂遂之治郡功効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顧悅其侯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

自詣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才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卽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曰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

孫杵曰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曰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璘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水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曰爲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爲韓厥存趙追封爲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土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它丘壟爲

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秦辱之書進御
除將作丞紐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許蔡新州十
詩之事所獲幾何諄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
云得地利善為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
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若魏以惠王而
襄齊以閔王而襄楚以懷王而襄趙以孝成王而襄皆
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襄山河大
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
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
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扭於伐宋之利南侵
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所屠雖賴田單
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
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
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
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
稷為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皆為保境睦
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
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
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
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
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
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
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

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閑。幙影石壇高。吾嘗
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
句之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
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
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臺無慘。坡暖冬。生
箕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猿
風和。鷲喜靈。馬色經寒慘。鷲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惟花
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殘春。環滿。小欄花。韻午晴
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致仕或以
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為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
嘗有除它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闕為九卿將軍至東漢
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
後三公去位輒復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
後乃為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
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
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
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
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為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別

將帥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鄉
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歛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
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
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
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邛光武時
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授自請曰臣尚

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撻鞞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
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
一行旣平其國而有高麗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
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
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
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小群以百數上

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於是作流命法曰群盜起不法覺覺而弗捕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
寔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
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
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
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捨城
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
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

武帝之嚴不若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漢書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乎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斃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正觀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

請上曰郊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

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邵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
稱天子爲國家其叙山勢峭峻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
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
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
仰觀杭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官寮如無
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
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
酒脯麥麩有泉水流飭強想將行到天關言以已至也

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
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
里賴其羊腸遠適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
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
一休牒牒據頰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
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追小步從前
旬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
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
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鷓鴣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鷓一鳴時
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
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士悉如此而未嘗見稱
於晉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邵書脫略唯
劉勰猶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
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以其
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爲
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

元夫依附權要卜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
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
皆李宗閔客也它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
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
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毗陵乃爲朝廷所
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
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

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
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會上
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
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群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
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
民不冝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
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
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

已亡其前善為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
受訊僖以善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崖事曰
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
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棄亭障孤兒號
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
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
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駰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
之直指其事則存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舞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難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家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襄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
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曰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
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詎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
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
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祭宗廟何
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欲國存時說亡語
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接近宗室幾於自售
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
而不自覺文帝隆寬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
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
身爲寄坐受人指揮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
昭公高貴鄉公爲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
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
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成宗之誅梁冀
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

氏齊簡公之謀曰嘗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
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誅王之徒石敬瑭漢隱帝之
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廉之異志欲取
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順
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不
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
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
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

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
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
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
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
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
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
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變
朝廷疑之徒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
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
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后悉罷中常侍小黄門
使還望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
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
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
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
帝世姦竊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歡與婁定遠白胡
太后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歡守之
致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太后爲
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上聞由是
得見太后及帝進悅曰臣出之後必有人變今已得入
復何所慮於是出還遠爲青州而殺歡後二年士開雖
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歡不惜殫
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
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脅廢庖決之不可不
速虎狼在宰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
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

掾史書在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
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
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
秦始中并管八縣才二萬九千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
既繁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
王子之孫也

漢景帝忌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其天資
則刻矣忌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
起孝滑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郡中而削

其二以遠兵端正信用晁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
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
產皆棄市七國之後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
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
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危心惡之賜
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
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鄉
本能御吏士愈自修教其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
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譏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以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囂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謂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爲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用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

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講人所甚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摅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

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它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八則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蓋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爲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胡爲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遂取順守尚爲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閭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歎以其褻宰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初終身擯斥群臣亦無爲之言者吁

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侈成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官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功責有孫雜腐鼠之比然竟不經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計焉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

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官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悉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晁錯張湯

晁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肝丞相取先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誼各以它事至死亦無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詩逸書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繼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繼之御剛馬如此之類子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爲書學諭講帝簽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臺飲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為魚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始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并內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

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始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遜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剝則巽始上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男為少男之類它可推也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畿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陞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假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乃詔自今更不加贈是亦欲以三師之官贊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政侍中中書令爲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爲大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爲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廷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天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公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于

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唐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尸牖及乎正
觀初尚書跋台斗。夫人常有與上殿。無萬壽至尊均。嫂
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
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
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
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案唐
列女傳云。無此事。珪傳未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
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
德。又誤以李為盧。守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選

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達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
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筆之以取功
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
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
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
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
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
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
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亂鬻客傳云。隋煬帝

辛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
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
貴莫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
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憲變後高祖定京
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
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太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
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
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

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旅次于小
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
列樹白桃鏹馬墻實以竹示式遇爲與虎近混沌乎無
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
里間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
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
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
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今而言則爲字當作去
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爲漢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贅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爲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一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玄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爲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涿習爲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

大行馮翊困於郵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警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爲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爲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中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

為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苟或少時以潁川
四戰之地勸父兄垂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
宗族往其州表紹符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
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為賊所殺表紹遣使迎
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荆州割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
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
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牧兗
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為邈必乘
間為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
奉宗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表紹謂其謀臣辛評

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表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
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
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
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荆州欽數見竒
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
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
知歸矣遂請操河間邢顛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
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
還鄉里疇曰顯天民之先覺者矣孫策定丹陽呂範請
督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表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

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
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
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以共成
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
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
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
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

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
為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
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椀於人乎東
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
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為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
特以公及呂申公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

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騭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兵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恐爲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羸辛之先當不歆非齊燕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周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

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
爲曹參之後富平爲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
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
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
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贊侯亦不紹封
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
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古
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爲恃豪父之勢每不與

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
領八節角挑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
四望通幃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以遺其妻裘鞞有心
青衣二人爲綉甚厚卞夫人亦與表夫人書云賢郎有
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綉
考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表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
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爲漢宗臣國操
之所忌慮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

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鄉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爲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

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內鄭即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之義者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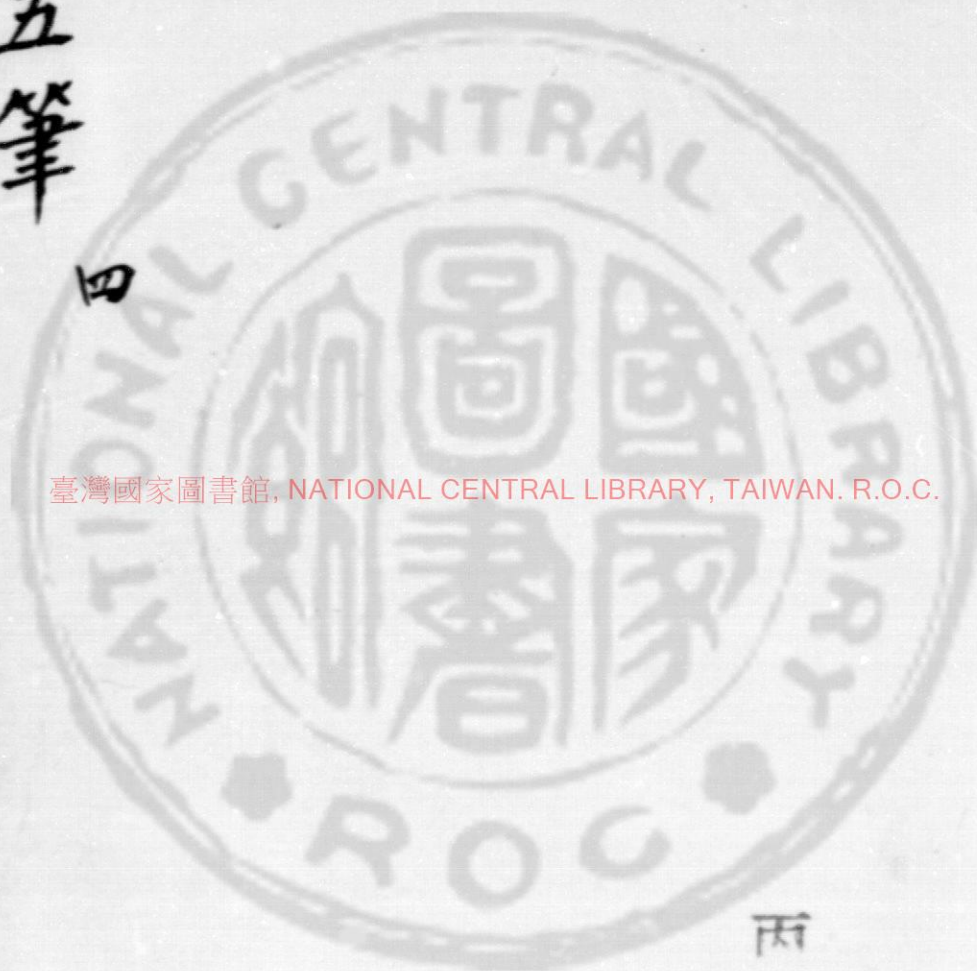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容齋隨筆
卷第十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五筆

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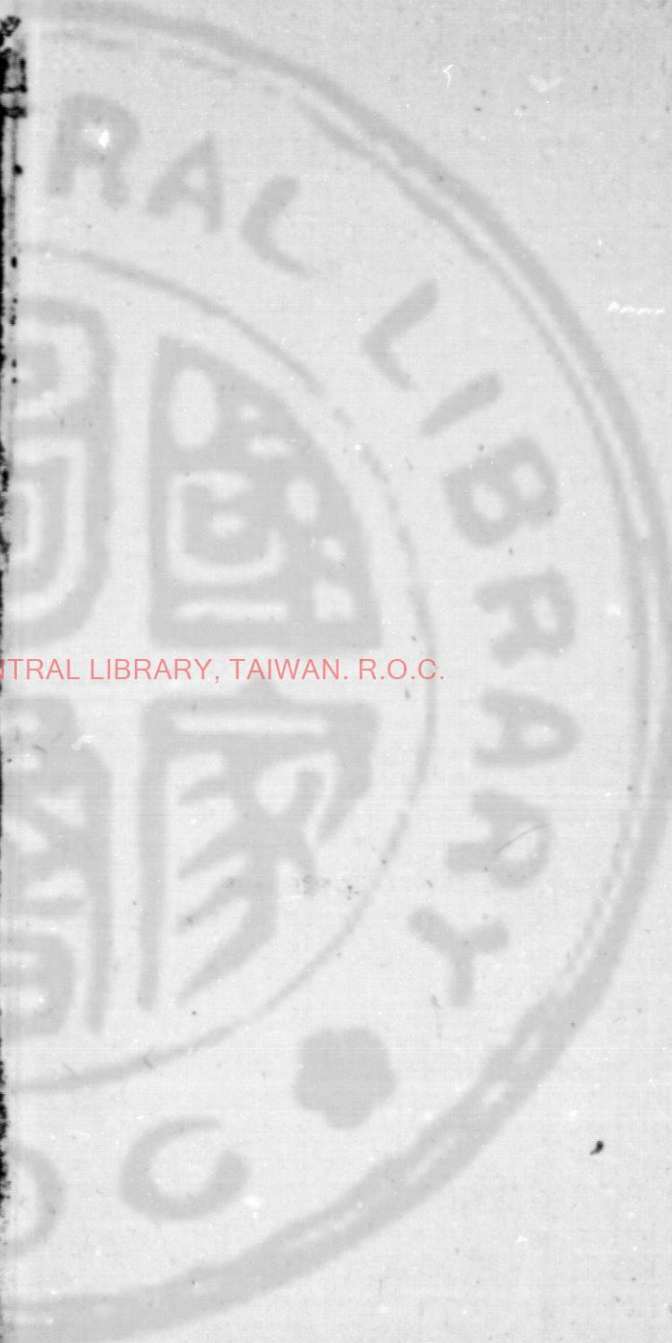
丙子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
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爲
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爲
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
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
不免君子以爲必歸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
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曰復
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威氣而齊之入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右體所苦繼乞以少
子補黑衣之缺右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
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為
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矣君何以自託於趙於
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矣遂出質范雎見踈於秦蔡澤
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
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
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
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
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謀曰殺身成名何為不可澤以身
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關天國公之惡聖今秦王不
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五國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
相印以讓賢雎竦然失其指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
為上客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
敢以大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
召鑄將烹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
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
於理若茅焦者貞所謂刺虎牙者矣范雎親困穉侯而
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奐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綿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為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莫府遂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為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狴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寘蕭

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蹊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地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適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藓地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一云莫遣籬鷹飽一呼將軍誰志城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惣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為國

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統朝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愛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滅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為羊

兌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夫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刳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

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六後觸藩不能退蓋陽方決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

正與豫子所言舉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
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
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
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
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正能美
於秦秦其深意固可知矣亭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關
以來未之聞貞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僕符命稱功
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

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
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
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
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
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
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爲二子
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然
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茫然多學
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
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

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
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
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
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
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
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
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恐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
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門果

至元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
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侯侯旣至言曰不過期
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
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
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
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
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
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
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
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